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
第一回 綠意軒中思著作 西溪村裡說原由

自古富強之道不外乎興利除弊，然而此四個字人人皆知，而至於今日我中國所以不及泰西諸國，其利弊安在？綠意軒主人嘗篤目時艱，未始不知時世之日非，思欲著一書以醒世。竊念我中國之人，士、農、工、商，人有四等，無人不知謀利，亦皆各竭其心思智力搜奇爭異，其聰明非不如泰西諸國講求氣學、化學、電學、礦學、水法、機器等項生財之道，能以人巧代天工。中國之人原在不學，其學有等，不學時務者直以為不學學有等。善趨風氣者固亦心羨其學，而無位元權，雖心知其利而卒不能獨行其言，此中國人居心大概如是，綠意主人固無位無權者也。嘗欲設法以興利，又苦於力不能行，莫如獨善其身為一室一家之計。蓋弊不去則利不生，吾既無力以興利，吾豈無法以革弊。然居家弊端百出，欲革弊而未得其最切要，最關係，最有益於人生者，則如理亂絲，苦無頭緒，思欲有下手處而不得其門，用是居恒鬱鬱覺滿腔救世苦心無處發洩，如是者積數十年。光緒乙未仲夏薄游吳門，閱滬報有英國儒士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，啟其略曰：「竊以感動人心，變易風俗莫如小說，推行廣速，傳之不久，輒能家喻戶曉，習氣遂為之一變。今中國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：一鴉片、一時文、一纏足，若不設法更改，終非富強之兆。」云云。綠意軒主人閱之，不禁跌足歎賞，拍案叫絕，謂此三端確切深中時弊，今之中華若不去此三弊，男女生機日蹙，生計日窮。因思閱歷半生，有得諸耳聞者，有得諸目見者，皆未始不以此三者喪其家財，戕其性命，可以演為小說者，指不勝屈，筆不勝書，就近說數人，述數事，亦足以資警戒，寓勸懲者看官知之。

主人家住漸東，物產豐饒。風俗華侈，若說生財之道無乎不可而卒不免於貧窮，漸次受盡辛苦，忽因悔悟而變其俗。主人鄰近有一巨族，姓魏名隱仁字鑿堂，生子四人：長名鏡如，次名華如，三名水如，四名月如，女一名阿蓮。其上代原係簪纓世族，至隱仁之父名耿號伯廉，曾在廣東作監運使，發家告老回籍，居漸東之西溪村，於是買田造屋，田盡膏腴，屋亦宏敞，其家自運使公以下無不喜吸鴉片，子弟爭相效尤。運使公僅生一子即隱仁，性喜詩書，不問家產，而於鴉片尤最好，然平時嘗戒其四子，謂：「我家以做官起家，不用功上進，實屬自暴自棄。爾祖年老，爾父多病，特借鴉片以驅病延年，爾等各有所業，何可吃此？我時常知爾等在外偷吃，爾先生從不責罪，亦是不便開口之意，將來我必告先生，若再偷吃，輕則撲打，重則驅逐門外，決不收留。此種下流子弟，若聽我說，從今以後用心寫字讀書，趁此年輕專心八股，將理法細細講解，並將國朝三十名家擇其聲調鏗鏘，格律嚴整，不落俗套，能合時趨者抄錄數十家以供揣摩，此方是有益身心之學。」父親語未畢，其四子月如，年僅十二歲，三子水如，年僅十五歲，早已垂頭思想。長子鏡如，已十九歲，聽父親一片迂腐之言，暗中竊笑，意謂讀書者：「我們村中左右前後，十家九讀書，其子弟並不見有好處。何者謂有益身心？若說做八股做得好能作官，眼見我祖老頭兒是從未入流捐起，一路路捐上去，是從知府巴巴結結做到運使的，何嘗是必工八股方能做官，此明是父親欺人之語。」次子華如，年已十七歲，生性喜好讀書，愛酒貪色，相貌又生得如婦人女子一般，雖年未弱冠而娼寮妓館是其長走大路。浙東有一種花船，名為頭亭船，船中皆有女妓，或二三妓，或四五妓，能侑灑，能歌彈，華如素常遊歷卻苦於無錢使用，今聽父親說文章做得好即可做官，想做官來必有錢用，若我發財時，必討他一二個絕色船中妓女。當時一面呆想一面聽裡面丫環名喚春雲出來傳話道：「老太爺吩咐，連日先生放館，少爺們已頑得不像樣，可請老爺自己教教，大老爺已將上房老太爺地板下埋的三年陳膏偷了二三罐去，此次可饒恕他，下次切不可再偷，此膏係老太爺心愛的，老太爺說此膏係趙姨娘親手煎制，雖不值甚錢，趙姨娘卻不慣搗風爐，泡籠頭腳小立不穩，走動吃力。」原來運使公致仕回家，自正夫人賈氏去世，在揚州去銀一千五百兩買一妾姓趙名俏菱，以其雙腳尖小俊俏如紅菱故取名俏菱。

運使公所有衣服銀錢皆趙俏菱經營。隱仁之正妻張氏生了四子一女即早去世，故趙姨娘得以把持家事。時阿蓮方八歲，運使公愛憐孫女，因其無娘，即令趙姨娘撫養，自四歲為其裹腳。

浙江風俗，世家大族之女無不裹腳，若裹腳至三寸則以為做女子分所應得。若尋常居家者則個個腳皆三四寸，若五寸外，不但做媒者礙口。則女子自己亦覺難以見人，必不敢至親友處赴席，至出閣時，親友見其腳大無不恥笑，甚有以「滿牀腳大鰻魚」取為渾名，大腳女子至羞愧不能自容，且有以腳大而為本夫所棄者。浙東風俗如此，故趙姨娘為阿蓮裹腳恐其不小。特從上海屈臣氏買妙蓮散等藥為其煎洗。看官知道，此藥係圖利起見假立名目，其藥係矯揉造作，約束氣血，有干天和。煎洗以後，未有不因之腫爛者。阿蓮不勝痛苦，日間寸步難移，夜間宿在被中，稍得熱氣，血氣融和，奈纏裹太緊，血氣不能流通異常疼痛。趙姨娘聽其啼哭，起初尚起牀為其解視，後一夜三五起，心不能耐，極口痛罵將兩足纏緊，咬牙切齒叫阿蓮：「我今明說，汝母既然去世，自然是我看管，若不能將汝腳裹小，旁人必說我是壞心，將來長大出閣嫁人必定為轎夫婆。」蓋浙東風俗轎夫婆皆遂安人，腳皆蠢大，趙姨娘一面罵一面仍將阿蓮腳裹緊。次早即著女僕黃媽背至館中，其時先生早已到館，令阿蓮與鏡如五人同讀，阿蓮頗穎悟，書一到口即能成誦，兄妹五人唯華如稍可比擬。阿蓮膽最小，見先生責打大哥二哥，阿蓮即不待訓飭便專心致志埋頭用功起來。水如月如亦不過隨班誦讀而已。唯華如想發財好有錢嫖妓女。因立志亦用起功來。先生心亦甚喜，嘗對運使公說：「二令孫及令孫女將來必有出息，令大孫為人謹飭，做文章亦能謹守成格，不若如今所稱時髦鬼做得兒句陳腐文章，自謂龍吟虎嘯，其實鴻文無範，難人識者之目。」運使公本不是科甲出身，點頭稱是。隱仁是從八股中忘身捨死用過功來的，一聞此言，便極口贊先生之言不錯。又說出一段大議論來，未知所論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